俠義傳

序

余由弱冠兼儒而仕公餘之暇即性好披覽羣書每聞有傳奇誌異之編必博採而旁求之卅年來搜羅攜覓案滿篋盈亦鄙人之一轉耳暇時惟把卷流連無他好焉辛未春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愛不釋手雖係演義無深文奧其筆墨淋漓敘事尙免冗泛且無淫穢語言至於報應昭彰尤可感發善心總爲開卷有益之帙是以草錄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司榷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爲四函年餘始獲告成去冬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於斯因攜去久假不歸故以借書送遲嘲之渠始囁嚅言愛竟已付刻於聚珍版矣余亦笑其所好

尚有甚於我者也爰成短序以供　同好一粲奚疑

光緒己卯夏月入迷道人識

序

原夫龍圖一傳舊有新編貂續千言新成其帙補就天衣無縫獨具匠心裁來雲錦缺痕別開生面百二回之逼絡貫衇三五人之義膽俠腸信乎文正諸臣之忠也金氏弟輩之烈也歐陽衆士之俠也玉堂多人之義也命之以忠烈俠義傳名誠不誣矣作者煞是費心閱者能弗動目雖非錦經綉史且喜除舊翻新勿論事之荒唐最愛語無污穢使讀者能興感發之善不入温柔之鄉開筆悅閒情而腮月夜之餘暇讀才子佳人雜書滿紙脂香粉豔差足勝耳況余素性喜聞說鬼雅愛搜神每遇誌異各卷莫不快心而留覽焉戊寅冬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之寫本

知爲友人問竹主人互相叅合删定彙而成卷攜歸卒讀愛不釋手緣商兩友就付聚珍板以供同好云爾

光緒己卯新秋退思主人識

俠義傳序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删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義鬟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致接縫鬬筍亦俱巧妙無痕能以日用尋常之言發揮驚天動地之事所有三俠五義諸多豪傑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為而為人不能作而作纔稱得起俠義二字至於善惡邪正

各有分別眞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厭書長歎之時無論此事有無但能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絕妙好辭此書一部中包公本是個綱領起首應從包公說起爲何要先敘仁宗呢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包公事繫仁宗事簡開口若說包公降生如何坎坷怎麼受害將來仁宗的事補出來時反覺贅筆莫若先君後臣將仁宗事敘明然後再言包公降生一氣文字貫通方不紊亂就是後文草橋遇后時也覺省筆讀者亦一目了然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板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注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是爲序

俠義傳目錄

卷七

卷八

卷十

卷十一

卷十四

卷十五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illegible]目錄終

俠義傳卷一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　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天下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衆將立太祖爲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眞宗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眞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承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

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畢衆臣皆散轉向宮內眞宗悶悶不樂暗自忖道自御妻甍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他二人身上不成纔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宣而至參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園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即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眞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旁侍宮娥獻茶已畢天子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之

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璽龍袱各一個鎮壓天狗邪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切時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登上謝恩天子即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尚寶監立時刻字去了這裡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迭奏綵戲俱陳是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魄當空照得滿園如同白晝君妃快樂共賞冰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個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

宮劉妃鑄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賞了二妃二妃跪領欽遵佩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三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為正宮二妃又謝了恩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緊要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為何皆因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何况正宮李妃居左自已在右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旁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他却為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計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留神悄地窺探單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

隨找了個官喜婆尤氏他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託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為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囑附臨期不要悞事又合了好些東西婆子歡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行事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李妃恭獻天子說免恭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

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着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郭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齊至玉宸宮而來你道此盒內是甚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猫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爲吃食之物那知其中就理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暈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亂之際將狸猫換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袱包好裝上包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即

與寇珠提籐籃擋藏太子叫他到銷金亭用裙絲勒死去在金水橋下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爲不妥只得提了籐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忙將籐籃打開抱出太子且喜有龍袱包裹安然無恙抱在懷中心下暗想聖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剛然出得銷金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窻細看見一個公公打扮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宮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挂念珠斜插一個拂塵兒於項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

見滿心歡喜暗暗的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着金絲砌就龍粧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珠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吃驚不小又見有龍袱爲証二人商議即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讚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往空叩首罷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陳林手捧粧盒一腔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纔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那裡去劉娘娘宣你有話面問陳公聞聽只得隨從進宮却見郭槐

說待我先去啟奏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粧盒放在一傍朝上叩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恭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纔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那裡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摘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裡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倘有虛偽你吃罪不起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

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纔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纔叙的說道去罷陳林這纔出宮倒覺的心中亂跳這也是一片忠心至誠感格始終瞞過奸妃脫了這場大難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林是奉旨欽差纔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唬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伴伴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廻避了陳林見沒

人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陳林說現有龍袱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椎盒打開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袱只見太子哇的一聲覺痛哭不止好彷彿訴苦的一般眞是聖天子百靈相助賢王爺急忙抱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裡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暫寄南淸宮撫養俟朝廷諸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覆命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産生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不院加封劉妃爲正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寃向誰伸訴幸喜吉人天相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爲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妃

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作事豪俠往往為他人奮不顧身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他只得罷了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的重賞了郭槐與尤氏並教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將劉妃立為正宮頒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為掌院寇珠為正宮承御消閒無事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

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嘆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動心的呢因此傷心過度竟自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坐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封爲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恭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陳林領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啟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封爲東宮太子命奴婢

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着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冷宮是李娘娘因產生妖物聖上將李娘娘貶入冷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已身上便要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叅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

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他不由得淚流滿面道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着忙急將太子引出仍回正宮去了劉后正在宮中閒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道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埋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着說着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連忙攙起口中誇讚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着陳林上東宮去了太子去後劉后心中那裡丟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纔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見了李妃之

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曾去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粧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想愈覺可疑即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証亦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說的道理便命陳林掌刑拷問寇珠劉后雖是如此心毒那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他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

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躭延工夫露了馬脚只得打發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此觸檻而死劉后吩咐將尸抬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也不敢啟奏也不敢追究了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每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着暗在天子前啟奏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咀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

十大怒即賜白綾七尺立時賜死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胆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願自身替死李妃蘇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哽氣倒噎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已摘下花帽扯去網巾將髮散開挽了一個綹兒又將自已衣服脫下放在一傍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横了心在傍催捉更衣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說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躭延忙忙將李如移至下房桃

作余忠臥病在牀刚然收什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的到是人替死呢不多時報到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那裡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仿佛如何遮掩的過去於是按禮埋葬此事已畢秦鳳便回明余忠病臥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背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爲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

家內去了後文再表從此泰鳳踽踽凉凉悽悽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惦記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然傷心只見本宮四面火起泰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總然逃出性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與他做對於是泰鳳自燒死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為再無後患了那知後來惡貫滿盈自有報應呢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閑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那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敘明了暫且擱

起後文自有交代便說包公降生自離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大任之說閒言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生一包員外名懷家富田多騾馬成羣爲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已因此人人皆稱他爲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慎之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衆人只得將包家村改爲包村一是自已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無兒女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毋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爲人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四德三從的人

二爺包海為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也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甚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叫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靄在小嬸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尚為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為業雖非詩書門第却是勤儉人家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紀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好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原逢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為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個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若大年紀今又產生未免受傷

何況乳哺三年更覺勤勞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憂煩悶悶不樂竟自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過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添愁未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躕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猛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着奔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尚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丫鬟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纔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

氣只唬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幸生此妖邪眞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李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裡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般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巳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裡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纔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唬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

聽便攛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道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的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立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話說了一遍止於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於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毋親若問時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臥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擕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撂出小兒只見草叢裡

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唬得魂不附體連尿都唬出來了連隻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氣喘吁吁不顧回稟員外跑到自已房中倒在炕上連聲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葉簍子沒得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正筆灑油滿地撿芝蔴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簍能值幾何一分家私省了甚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裡壯這事多虧了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嗒咧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妨窗外有耳恰遇賢

入王氏從此經過一二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殘忍又着急又心痛不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二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虮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却無三弟大爺着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

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的歸到自已屋內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已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生的聰俊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吃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已纔滿月的兒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聽大喜便將自已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撫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

縊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這也是大爺夫妻一點至誠感格故有此機會可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人懷惡意天必誅之李氏他陷害包公將來也必有報應的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以兄嫂呼爲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裡哭喪着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鬭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代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旁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

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旁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此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題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只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在別處所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

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何了從此包黑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爲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處留神總然包海夫婦暗暗打算也是不能湊手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念念要害包公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不宜遊蕩將來閒的好吃懶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着莊村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吃閒飯一片話說得員外

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着閒逛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收放牛羊好好兒哄着三官人頭要償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的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峯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牧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席而眠却是無精打彩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

中纔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摟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亦覺膽寒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納悶走出廟來找着長保驅趕牛羊剛纔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了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吃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

嫂嫂道謝說着拿起要吃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纔待要檢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旁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却被他吃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他既啣去總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說着說着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了老周聞聽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竅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甚麼了長保在旁插言剛纔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們的癩狗吃了老周聞聽心下明白請三官人來至屋內暗暗的囑咐已後二奶奶給的吃食

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聞聽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賭氣別了老周回家好生氣悶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包公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忽聽古井內有人說話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妖入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聲張出來沒奈何故此叫他急請三官人來問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呼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

秋香慢慢的鬆放剛纔繫到多一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噗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摔着心中方纔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正在悶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釵放光麼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撲越遠再也撲他不着心中焦燥滿面汗流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僕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

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只覺得冷氣
森森透人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
旣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墻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
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脫了枯
井之內且自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着無
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撅着嘴發怔賢人
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着何事這等沒好氣莫不有
人欺負你了包公說我告訴嫂嫂並無別人欺我皆因秋
香說二嫂嫂叫我提着去見誰知他叫我摸簪於是將賺
入枯井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聽心中好生不平又
是難受又無可奈何只得解勸安慰囑附已後要處處留

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便說是從暗中得來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裡暗想叔叔嬸嬸所作之事深謀密略貴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亦難測其陰謀將來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爲家私却忘倫理正在嗟嘆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纔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聞聽連連搖首道豈有此理這必是三弟淘氣誤掉入枯井之中自已恐怕受責故此揑造出這一片謊言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裡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萬分難受暗自思道二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只是我做

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此事若是閒言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二來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覺長嘆一聲便向王氏說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耽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師教訓三弟儻上天憐念得個一官半職一來改換門庭二來省受那贓官污吏的悶氣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聽點頭連連稱是又道公公之前須善為說詞方好大爺說無妨我自有道理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面見爹爹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說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叫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

學雖然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爲難的帳目還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員外聞聽可管些帳目之說便說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請館學先生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教個三年二載認得字就得了大爺聞聽員外允了心中大喜卽退出來便託鄉鄰延請館學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看官這非是包山故違父命只因見三弟一表非凡終成大器故此專要請一名儒教訓以爲將來顯親揚名光宗燿祖閒言少敘且表衆鄉隣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

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箇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兼有一個古怪皮氣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不許閒人出入十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不許東家辭先生有此三不教束修不拘多少故此無人敢請一日包山訪聽明白急親身往請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昇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並說老夫子三樣規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應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導為幸當下言明即擇日上館是日備席延請遞贄敬束修一切禮儀自不必說郎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拜了老師這也是前身緣分師徒一見彼此對看愛慕非常並派有伴童包興與

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入俊傑來從喜氣生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甯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斷教道大學之道包公便說在明明德老師道我說的是大學之道包公說是難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麼老師道再說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老師聞聽甚爲詫異叫他往下念依然絲毫不錯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些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尚不在懷誰知到後來無論甚麽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

會下句有如溫熱書的一般真是把個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聰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甯某教讀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為治世良臣之意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個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怎奈那包員外是個勤儉之人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叫三黑赴考若得進

一步也是好的無奈員外不允大爺只好向先生說三弟年紀太小恐怕誤事臨期反爲不美於是又過了幾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我可要替你們送了大爺聞聽急又向員外跟前禀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呌三黑去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就便允了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心中大喜急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子報送卽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却是諸詣盼望到了揭曉之期天尚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爲必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

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聞聽倒抽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我上了先生的當了這也是家運使然活該是冤孽再也躲不開的因此一煩自巳藏於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謝一聲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方將此事完結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如今教的他兒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見面連個謝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實實又令人納悶了又可氣又可惱每每見了包山說了好些嗔怪的言語包山連忙陪罪說道家父事務冗繁必要定日相請懇求先生寬恕寗公是個道學之人

聽了此言也就無可說了斷得大爺暗暗求告太爺求至再三員外方纔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與先生酬謝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辭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讓至上座員外在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舉止失措連酒他也不吃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雖有微勞開導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聰明所以方能進此一步員外聞聽呆了半晌方纔說道好先生又說道若論令郎刻下學問慢說是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他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尊府上德行員

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狠道甚麽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聞聽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兒孫中會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膽寒寧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是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說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就是十年束脩斷斷不敢少的請放心一句話將個正直寧公說得面紅過耳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員外連聲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覺勃

然大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卻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張罷了怒冲冲不等席完竟自去了你道甯公為何如此說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已徒弟又得保必作臉莫若自已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着為難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因至鄉試年頭全是甯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在老先生身上以了掛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有員外愁個不了仍是藏着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了先生坐了上席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

商儀便叫包公上京會武熏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就待伴聖包興一人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叅見了先生先生囑附了多少言語又將自巳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包興備上馬大爺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留戀多時方纔分手包公認鐙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座鎮店主僕兩個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哏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係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個就在一處吃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

便要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公剛纔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嘩喇喇倒了一棹子見他唉聲嘆氣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然納悶又見從外進來一人武生打扮疊暴着英雄精神面帶着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只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遞給那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出店去了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若不棄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聽便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

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
菜滿滿掛上一杯包興便在一旁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
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
昭字熊飛包公也通了姓名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
覺飲了數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
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謙讓包興暗道我
們三爺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別去了包公也料不出
他是甚麼人吃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店內耽悞了工
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向前
問道牧童哥這是甚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
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

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遙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麼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兒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着牛羊去了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屯兒而來走了多時見道傍有座廟宇匾上大書勅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與其在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用鞭子前去扣門裡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不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敘禮歸座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問道和尚上下同說僧人法名叫法本還有師弟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

出去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素飯主僕二人用畢天已將晚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厨房省得小和尚來回跑包興聞聽急忙把傢伙拿起因不知厨房在那裡出了雲堂小院來至禪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攜手嘻笑說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容他們過去纔將傢伙找着厨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恐此廟不大安靜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兩隻賊眼東瞧西看連話也不說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個賊廟急來外邊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

看別處竟無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尚可自主包興張口結舌說三爺咱們快想出路纔好包公道門已關鎖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裡走包興着急道現有桌椅待小人搬至牆邊公子趕緊跳牆逃生等凶僧來時小人與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若是有牆可跳你趕緊逃生回家報信也好報仇包興哭道三官人說那裡話來小人至死再也不離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咱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端然正坐包興無物可拿將門拴擎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說他若來時我將門拴盡力向他一杵給他個冷不防兩隻眼直勾勾的瞋懸着

板院門正在凝神忽聽門外了吊兒哧一聲彷彿砍吊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唬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次見那人渾身是青却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嗔責二人不服將老僧殺了道人惟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至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爲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寃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此間將

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却暗暗採訪實在方是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中從外越墻而入悄地行藏飛至寶閣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個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聞聽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後殺凶僧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寶劍削去了那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攜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傍邊角門來至後墻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

來緊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墻頭騎馬勢蹲住將手輕輕一提便將包公拐在墻上悄悄附耳說道尊兄下去時便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管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脚落地急忙解開繩索展爺提將上去又將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形一晃就不見了包興攙扶着包公那敢消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好跑好容易奔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有一燈光包興說好了有人家了偺們暫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遲急忙上前叫門柴扉開處裡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俟天明

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興是個書童打扮却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裡邊坐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磨盤並無方屜羅桶等物却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炕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吃老者道我這裡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田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個燈兒與你們盛漿說罷在壁子裡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掀開舊布簾子進裡屋內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臺又在席簍子裡摸了半天摸

出一隻半截的蠟來向油燈點着安放在小桌上包興一傍道小村中竟有肮髒粗的大蠟細看時影影綽綽原來是綠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纔明白是吊祭用過的孟老得來捨不得點預備待客的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一個黃砂碗用水洗淨盛了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時其香甜無比包興在傍看着饞的好不難受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包興連忙接過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驚恐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一了碗真是饑渴之下吃下去肚內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

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遙正在敘話之間忽見火光冲天孟老出院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按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爲只得問孟老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有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强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茅店催客前行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改日再來酬報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勞齒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徑出了村口過了樹林便是三元鎮

第大路了包興道多承指引了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想不着意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爺兒兩個一壁走着說着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儹纔到京中況且又無盤川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又見相公形景可憐恐怕愁出病來只得要撒謊安慰便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裡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坐小人步下跟隨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甚麼要緊咱們走路彷

佛朋遊一般包管就生出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
興寬慰他主人却是至理主僕就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已
離三元鎮不遠了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
是我那裡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吃飯先從我身上
賣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
上只見人烟稠密舖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
小賣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舖說相公偺爺兒
倆在此吃飯罷包公却分不出那是貴賤只不過吃飯而
已主僕二人來到舖內雖是二葷舖俱是連脊的高樓包
興引着包公上樓揀了個乾爭座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
下邊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

便的酒飯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別動小人去我找舅舅就來包公點頭包興下樓出了鋪子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記准了飯鋪字號却是望春樓這纔邁步原打算來找當鋪到了暗處將自巳內裡青紬袷袍蛇退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五里地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鋪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鋪如今却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的渾身是汗包興說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正在爲難只見一簇人圍繞着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跡分明忽聽傍邊有人傍聲傍氣說道

告白又說白老四是我的朋友爲甚麼告他呢包興聞聽不由笑道不是這等待我念來上面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內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儻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謹此告白包興念完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儻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吃喝也好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裡巧逢機會事急中生出智謀來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　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出智來見傍邊站着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

不過三里之遥你却問他怎的包興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些神通却不敢露頭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求人至誠懇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求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聞聽說這有何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愿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將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傍看熱鬧之人聞聽有人會捉邪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包興帶領那人來在三葉鋪門口便向衆人說道衆位鄉親儻我家相公不肯應允欲要走時

求列位攔阻攔阻那人也向衆人說道相煩衆位高擡儻若法師不允奉求幫襯幫襯包興將門口兒埋伏了個結實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又要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來到小鋪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文寫在我帳上罷掌櫃的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知道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叫李保聽咳嗽爲號誰便上樓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纔上樓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内焦燥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見包興回來滿腹中

胡思亂想先前猶以爲見他毋舅必有許多的纏繞或是借貸不遂不好意思前來見我後又轉想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私自逃走了罷或者他年輕幼小錯走了路頭也未可知疑惑之間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裡去了叫我在此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着我毋舅如今到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說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着包公雙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毋之命延

請法官以救小姐方纔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望祈搭救我家小姐纔好說能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价之言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一傍插言道你聽見了說出不會來了快磕頭罷李保聞聽連連叩首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包興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聽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裡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小人已哀告眾位鄉隣在樓下幫扶着小人攔阻再者眾鄉隣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儻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實吃罪不起

說罷又復叩首包公聽罷不過只是暗恨包興復又轉想
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
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我不會捉
妖邪不信邪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李保聞聽包公
應允滿心歡喜磕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
只見鋪子門口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見連忙
向前說道有勞列位鄉親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法官
業已應允不勞眾位攔阻望乞眾位閃閃讓開一條路實
爲方便說罷奉了一揖眾人聞聽往兩旁一閃當中讓出
一條胡同來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隨着後面是包興只聽
眾人中有講讚的道好相貌好神氣怪道有此等法術只

這一派的正氣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還有好細兒的不辭勞苦跟隨到隱逸村的也就不少不知不覺進了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就是這隱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聲張無奈夫人疼愛女兒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允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稟道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老爺問聽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想罷叫李保請至書房李保

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半白面若童顏的官長包公見了不慌不忙上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途遭刼毫無隱匿和盤說出李大人聞聽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你看他言語直爽倒是忠誠之人但不知他學問如何於是攀話之間考問多少學業包公竟是問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學問淵博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文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爲人上之人談不多時暫且告别並

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罷回內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卻也未提誰知夫人暗裡差人告訴李保務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夫人臥房去了李保便問法官應用何物趁早預備包興便道用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圓桌椅披在小姐室內設壇所有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臺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三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大家幫着我設壇去李保聞聽叫人抬桌搬椅所有軟片東西俱是自己拿着請了包興一同引至小姐臥房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

堂屋先將兩張桌子並好然後搭了一張擱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擺好了圍桌搭好了椅披然後設擺香爐燭臺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設擺停當方纔同李保出了鑰房竟奔書房而來叫李保不可遠去聽候呼喚即便前來李保連聲答應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的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乏困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一見說我們相公吃飽了食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服侍我睡覺罷包興道相公就是這麼睡覺還有甚麼說的偺們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

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費了多少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的美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覺俗語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麽僧們何不到小姐卧房看看遏着相公正氣或者勝了邪魅豈不兩全其美呢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已也不信妖邪原要前來看看的只得說道罷了由着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急忙呼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道來至小姐卧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椅高擱設擺的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遂步來到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

所有閒雜人等俱各廻避最忌的是婦女窺探李保聞聽連忙退出齋縣去了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覺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疊研好瞧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剛纔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彷彿有人把着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急在爐上燒了忙忙的下了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包興走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裡坐着的何不在高臺上坐着呢豈不是好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着寶劍一口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難爲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

離了硃砂鋪下黃紙剛纔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纔要看時只聽得外面噯呀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包公聞聽急忙提了寶劍下了高臺來至臥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方纔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冲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却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包興在棹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傍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適我遲在棹子底下藏着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一片謊言說的很像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李保方纔說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

恐相公夜深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聽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見有個硃砂黃紙字帖以爲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連寶劍一同拿起回身來到內堂稟道包相公業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咒俱各交進了鬟接進來李保纔待轉身忽聽老爺說道且住拿來我看了鬟將黃紙字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閱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

道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釵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

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採問其中事跡並打聽娶妻不曾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你道李老爺爲何如此留心只因

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說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張氏夫人聞聽道既然如此他若將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爲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何如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惦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尚未安寢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的訪問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實是奇事老爺夫人更加歡喜急忙梳洗已畢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事跡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未遇害並且問明尚未定親李老爺

聞聽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拔如今沉痾已愈實爲奇異老夫無兒只生此女尙未婚配意欲奉爲箕箒不知賢契意下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須要禀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思道我晚間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想道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他累次救我他竟知恩報恩包興在傍着急恨不的贊成相公應允此事只

是不敢插口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爲賢契來做紅線來了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過於迂濶包公聞聽只得答道旣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禀明侯晚生會試以後回家禀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爲定諒賢契絕不食言老夫竟候佳音便了說話之間排開棹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留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

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復又囑咐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鐙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事事精心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處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臨期下場而已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爲太后立龐氏爲皇后封郭槐爲總管都堂龐吉爲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

朝政法律嚴明尚不至紊亂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
師龐吉爲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
紛紛不一惟有包公自己仗着自己學問考罷三塲到了
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
無分奉旨榜下卽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
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稟
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
擇日祭祖叩謝寧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
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着
行李慢慢行走自己同包興改粧易服沿路私訪有話卽
長無話卽短一日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找了個

飯舖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酒保見了識道大爺少會呀那人揀個座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盅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盅子呢酒保答道方纔大爺身後面有一個人一同進來披頭散髮血漬糢糊我只打量你是勸架給人和息事情怎麼一時就不見了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畢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酒保回答那人說方纔還有一人披頭散髮血漬滿面跟了進來一時就不見了說了一遍只見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舉止失宜大不像方纔進來之時那等

驕傲之狀只見坐不移時發了個怔連那壺酒也未吃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姓名吃完了飯便先叫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到任包公猶役就出了飯舖尚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並一切交代不必細說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立刻陞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暗自一路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

傍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不多時
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
留神細看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匍匐在埃
塵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爲何殺人從
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天氣太晚那日
又濛濛下雨地下泥濘實在難行素來又膽小又不敢夜
行因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次日
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
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
內伽藍殿上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
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嗳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

看時見佛爺之傍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聞聽便問道你出廟時是甚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回道小人原在神櫥之下血水流過將小人衣服沾污了老爺聞聽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伺候主人上轎安好伏手包興乘馬跟隨包公在轎內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為何衣服並無血跡尤有身後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老爺下轎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廟至殿前只見佛

像殘朽敗壞兩傍配像俱已坍塌又轉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櫥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亂忽見那邊地下放着一物便撿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回道李保押着行李來了包公聞聽叫他進來李保連忙進來給老爺叩頭老爺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麽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到了次日胡成禀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現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

張筆硯數分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不可有悞去罷胡成答應連忙備辦去了這裡包公梳洗已畢即同包興來至花廳吩咐木匠俱各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的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傍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傍各自搜索枯腸誰不願新奇討好呢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拿不上筆來的也有怯官的戰戰咳嗽畫不像樣的竟有從容不迫一揮而就的包公在那上往下細細留神觀看不多時俱各畫完挨次呈遞老爺接一張看一張便問道你叫甚麼名字那

人道小的叫吳良包公便向眾木匠道你們散去將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包公入座將驚堂木一拍叫道吳良你爲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吳良聽說吃驚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爲生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乞老爺詳察老爺道諒你這厮決不肯招左右爾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抬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去了不多時將伽藍神抬至公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抬到縣衙聽審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來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左右觀看不覺好笑連包興也暗說道我們老爺這是裝甚麼腔兒呢只見包公從新入座叫道吳

良適纔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已在神聖背後留下暗記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帶下去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兒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却是六指兒比上時絲毫不錯吳良唬的魂飛膽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太爺眞是神仙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廟驗看時地下撿了一物却是個墨斗又見那伽藍神身後有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左右又將吳良帶至公堂跪倒只見包公把驚堂一拍一聲斷喝說吳良如今眞贓實犯還不實說麼左右復又威嚇說快招快招吳良着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招房書吏在一傍寫供吳良道小人原與廟內

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頭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爲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如今徒弟實在難收就是將來收緣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了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去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去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小人就問他你到底擱在那裡呢他就說咱們倆這樣相好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別人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回老爺小人素來拿斧子

劈木頭慣了從來未劈過人乍乍見的劈人不想手就軟了頭一斧子未劈重偏遇和尚潑皮要奪我斧子我如何肯讓他又將他按住連劈幾斧他就死了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實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與頁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官賞銀十兩釋放剛要退堂只聽有擊鼓喊冤之聲包公即着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輕的便道小人名叫匡必正有一叔父

開緞店名叫匡天作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佩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的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不借給看開口就罵還說小人訛他扭住小人不放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晤麼是江蘇人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我攔住硬說晤腰間佩的珊瑚墜子說是他的靑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這後生實實可惡求太爺與晤剖斷剖斷包公聞聽便將珊瑚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眞的淡紅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纔說此墜重彀多少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儻若不對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小人再不敢訛人包公又問

吕佩道你可知道此墜重數多少吕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包興答應連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吕佩道此墜若按分兩是他說的不差理應是他的吕佩着急道嗳呀太爺呀此墜原是我的好朋友送晤的又平甚麽分兩呢吾們江蘇人是不敢撒謊的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甚麽名字實說吕佩道晤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的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傳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稱太爺在上傳小人有

何事故包公道聞聽你有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能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檢的包公道此墜你可送過人麼皮能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問此墜倘在何處皮能道現在小人家中包公吩咐將皮能帶在一邊叫把呂佩帶來包公問道方纔問過皮能他並未曾送你此墜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快說呂佩一時慌張方說出是皮能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就知話內有因連問道柳氏他如何給你此墜呢實說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旁人役剛要上前只見呂佩搖手道唔呀老爺不必動怒唔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姦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說了一遍皮能在旁聽見他女人和人通姦狠覺不散

瞧的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姦不與自已一心一計因此來到公堂不用審問便說出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此墜從畢氏處擕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贈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正在審問之際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衆人帶在一傍先帶擊鼓之人上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只因三年前不記日子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做爲執照過了幾日小人到鋪問時並未見楊大成到鋪亦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

間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太爺臺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包公聞聽心下明白叫天佑下去即帶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熊在傍答道是心疼病死的包公便將驚堂木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姦謀命快把怎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從實招來兩傍一齊威嚇招招招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聞聽說你這刁嘴的奴才留記得前在飯店之中你要吃酒後面跟着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唬的你酒也未敢吃立時會了錢鈔

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抬上刑來皮熊只唬得啞口無言暗暗自思道這位太爺連喝酒之事俱已知道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罷連連叩頭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願招包公道招來皮熊道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情投意合惟恐楊大成知道將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計將他灌醉用刀殺死暗用指末盛殮只說心疼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付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聞聽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了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個行俠尚義的一個者

者耳內且說小河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為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為別古與眾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為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草眾人就叫他看着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素日為人拿好兒換來的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担柴錢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點對不過眾夥計們他們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已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問隣右之人方知趙大發財了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子聞聽不由心中不悅暗想道趙大這

小子長處掐短處捏那一種行爲連柴火錢都不想着還他怎麽配發財呢轉到門口便將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裡面答應道是誰這麽趙大趙三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帽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麽張三道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聞聽道這甚麽要緊老弟老兄的請到家裡坐張三道我不去我沒帶着錢趙大說這是甚麽話張三道正經話我若有錢肯找你來要帳嗎正說着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婦人來打扮的怪模怪樣的問道官人你同誰說話呢張三一見說好呀趙大你幹這營生呢怨的發財呢

趙大道休你胡說這是你弟妹小嬸又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疼不能還禮趙大說還是這等愛頑還請裡面坐罷張三只得隨着進來到了屋內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讓坐趙大叫夫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款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個軟局子趙大說張三哥你放心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站起身來說道不是我要小便宜我上了年紀夜來時常愛起夜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從此兩下開交彼此不認得却使得趙大道你這是何苦吃井

水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没沙眼拿一個就是了張三挑了一個趣黑的烏盆挾在懷中轉身就走也不告別竟自出門去了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遥張三滿懷不平正遇着深秋景况夕陽在山之時來到樹林之中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敗葉飄飄猛然間滴溜溜一個旋風只覺得寒毛眼裡一冷老頭子將脖子一縮腰兒一躬剛說一個好冷不防將懷中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咕嚕嚕亂轉隱隱悲哀之聲說摔了我的腰了張三聞聽連連唾了兩口撿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紀之人如何跑的動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又不見人自怨恨道眞是時衰鬼弄人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之事

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于人世了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擱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乏困已極自已說管他甚麼鬼不鬼的且夢周公剛纔說完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聞聽道怎麼的竟自把鬼關在屋裡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裡聽着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閃了老母拋却妻

子不能見面九泉之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伸明此冤報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聞聽他說的可憐不由的動了他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呼伯伯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見他應叫應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記性平常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方好于是從新背了一回樣樣記明老頭兒為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

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沖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尚未開門只凍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兒高起興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閑來了剛唱句八月中秋月照臺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張三忙拿起盆子跪向前來喊冤枉就有該値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坐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個黑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爲証包公聞聽便不以此事爲妄誕就在坐上喚道烏盆並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古老年昏憒也不動怒便

叫左右攆去便了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隨我訴寃你爲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上門神攔阻寃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聞聽又嚷寃枉該値的出來嗔道你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嚷的是甚麽張老道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烏盆有門神攔阻不敢進見該値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聞聽提筆寫了一張叫該値拿出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訊二次張老抱着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在當地他跪在一傍包公問道此次叫他可應了張老說是包公吩咐左右爾等聽着兩邊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只見包公座上問道烏盆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木一拍

我把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纔不加責于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用手抽籤吩咐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傍不容分說將張老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呲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挨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轉過影壁便將烏盆一扔只聽得嗳呀一聲說倭了我脚面了張老道異怪你為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只因我赤身露體難見星主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明白張老道我已然為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着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老是個心軟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却又不敢伸寃只得從角門溜溜啾啾往裡便走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厨子一眼看見便叫胡頭兒胡

頭兒那老頭兒又來了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笑忽聽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老卻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了包公那裡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爲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麽張老叩頭道方纔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說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纔敢進來包公聞聽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袷襖交與張老張老拿着衣服出來該値的說跟着他看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裡張老聞聽他答應這一同留上心了便不住叫着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

中自已在一傍跪倒包公又吩咐兩邊仔細聽着兩邊答應是此所謂上命差遣槩不由已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有說太爺好性兒的也有暗笑的連包興在傍也不由的暗笑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只見包公坐上呼喚烏盆不想衣內答應說有呀星主衆人無不詫異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他便忽的跳將起來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兩傍衆人吆喝他纔覆又跪下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老仿彿背書的一般他姓甚名誰家住那裡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麽遇害是誰害的滔滔不斷說了一回清清楚楚兩傍聽的無不歎息包公聽罷吩咐包興取十兩銀子來賞了張老叫他回去聽傳別古千恩萬謝的去了

包公立刻吩咐書吏辦文一角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沉吟半晌便吩咐趙大帶下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說你丈夫供你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贓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厮好狠横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攢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來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個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夾就嗚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一死只得叫人搭下去立刻辦詳禀了本府轉又行文上

去至京啟奏去了此時尸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養贍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寃之恩願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張老也因受了寃魂的囑託亦愿照看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當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